外　套

尼·果戈理

在部里……但还是不要说出是哪个部好些。再也没有比各种部,团,办事处,总之一句话,再也没有比各种公务员更容易闹脾气的了。现在每一个个别的人,都觉得侮辱他就是侮辱整个社会。据说,最近有一个县警察局长,也不记得是哪一县的了,递了一张呈文,呈文里明明白白写道:国家法纪濒于危殆,以他的神圣的官名随便让人糟蹋。作为证据,他就把厚厚一大卷传奇稗史添附在呈文后面,每隔十页就会有一个县警察局长出现,有些地方还写他喝得烂醉如泥。因此,为了避免引发不愉快起见,我们不如把这里所要讲到的部叫作某部。就这样,在某部里,有某一官员当过差,这官员不能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矮矮的身材,有几颗麻子,头发有点发红,甚至眼睛也好像有点迷糊,脑门上秃了一小块,两边腮帮子上满是皱纹,脸色使人怀疑他患痔疮……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彼得堡气候的不是。至于谈到官衔(因为我们这儿开宗明义就得说明官衔),那么,他就是所谓一辈子的九品文官,大家知道,有着欺凌不会咬人的人的值得赞美的习惯的各种各样作家们,对这些人是不惜尽情加以嘲弄和奚落的。但这官员姓巴施马奇金。光瞧这个字,就知道本来是从巴施马克变来的;可是它在哪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年,什么时候,又怎么样从巴施马克变来的,可就无从查考了。父亲,爷爷,甚至妻舅和全体巴施马奇金家的人,都穿着长统靴,每年换两三回底。他的名字是 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读者或许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古怪,别出心裁,但我可以做保证,决没有人搜索枯肠把它想出来,而是自然而然演变到这一步来,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他起别的名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是于三月二十三日深夜降生的。故世的母亲,官员的老婆,一个贤慧的妇人,已经准备妥善给孩子受洗。母亲还躺在门对面的一张床上。右边站着教父,一个出格的好人,在枢密院当股长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叶罗施金 还有他的教母,巡长的老婆,一个具有少有美德的妇人,亚林娜·谢苗诺芙娜·别洛勃留希科娃。人家给产妇起三个名字,任她挑选一个 莫基雅,索西雅,或者用殉教者霍慈达札特的名字叫孩子。“ 不行, ”死者想,“ 全是这样讨厌的名字。”为了惹她喜欢,人们把日历翻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又出现了三个名字 特利菲里,都拉和瓦拉哈西。“ 真倒楣, ”老太婆说,“ 全是些什么样的名字,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名字。要是瓦拉达特或者瓦鲁赫,那倒也罢了,可偏偏是什么特利菲里,瓦拉哈西。”又翻过了一页——出现了巴甫西卡熙和瓦赫季西。“ 得,得,我明白了, ”老太婆又说,“ 这一定是他命该如此。既然这样,那就叫他父亲的名字好了。父亲叫亚卡基,就也叫儿子亚卡基吧。”这样,就有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孩子受了洗 他在这时哭了,扮了个鬼脸,仿佛预先知道他要当九品文官似的。这便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我们这样的交代,为的是让读者可以明白,事情的趋势只能如此,给他另外起个名字是决计办不到的。他在哪一年,是什么时候进部里当差,什么人举荐的,这一点谁都不记得了。不管换了多少回部长和各种长官,总看见他坐在老地方,采取同样的姿势,干同样的职务,也总是一个抄写文书的官儿 正因如此,后来

大家都相信,他准是穿了制服秃了头顶原封原样生到世上来的。部里的人对他一点也不表示尊敬。当他走过的时候,看门人不但不站起来,甚至也不向他望一眼,就当是一只普通的苍蝇飞过接待室一样。长官们对待他既冷淡而又横暴。有一个副股长一直把公文塞到他鼻子跟前来,连一声"请抄一遍。'或者"这儿有一份十分有趣味的案卷。'或者添上一些在教养有素的机关中常说的悦耳动听的话都不曾说。他一把接过来,眼睛只盯住公文,也不瞧瞧是谁递给他,人家有没有权利这样做。他接过来,就动手抄写。年轻的官员们,都尽量施展出他们全部公务员的机智来嘲笑他,挖苦他,当面讲述关于他,及关于他的房东太太,七十岁的老太婆的种种捏造出来的故事,又说房东太太打他,问他们多咱结婚,又把碎纸片撒在他头上,说是在下雪。可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一句话也不回答,就好像他面前一个人也没有似的 这甚至也不影响他的工作 在一阵纠缠中,他也没有抄错过一个字。除非玩笑开得太厉害,人家碰他的胳膊肘,阻碍他干活儿的时候,他才说"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什么欺负我?'在这几句话和讲这几句话的声音里面,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在这声音里面,可以听到这样一种引人怜悯的东西,一个在职不久的年轻人,本来学别人的样,也想取笑他,突然竟像被刺痛了似的停住了,从此以后,仿佛一切在他面前都变了样,变得和从前不大相同起来。一种什么神奇的力量,使他疏远了那些以前被他认做体面的上流人物而来往甚密的同事们。此后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在最快乐的时刻,他又会想起那个脑门上秃了一小块的矮小的官员和他的痛彻心脾的话"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什么欺负我?"——并且在这些痛彻心脾的话里面,就可以听到另外一句话"我是你的兄弟。'于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就用手掩住了脸,以后在他的一生里,当他看到人身上有着多少薄情的东西,在儒雅的有教养的上流士绅中间,天啊!甚至在世

人公认为高尚而正直的人们之间,隐藏有多少凶残的粗野的时候,他有好多次忍不住战栗起来。

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这样忠于职守的人了。说他热心服务,还嫌说得轻了 ;不,他简直就是怀着爱心服务。他在抄写中看到了一片变化多端和赏心悦目的世界。愉快之情都流露在他的脸上 ;有几个字母是他特别心爱的,一写到它们,他就会神魂颠倒起来:又是笑,又是眨巴眼睛,又是牵动嘴唇,所以一看他的脸,仿佛就可以猜出他笔下描出的每一个字母。假如按照他的勤奋行赏的话,连他自己都要吃惊,也许他会当上五品文官的 ;可是,正像他的刻薄的同事们说的,他却挣到了两袖清风,一身毛病。然而也不能说,对他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注意。有一个部长就是个好人,想酬谢一下他长年的服务,于是分派给他些比普通抄写重要些的事情做 ;就是要他根据业已办妥的公事拟一封公函送往另外一个衙门 ;事情是只须换换上款,再把几处动词从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就行了。这都害他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弄得浑身是汗,他擦着额上的汗珠,终于说 “ 不行,还是让我抄写些什么吧。”从此以后,人家就永远让他干抄写这一行了。除了抄写之外,仿佛什么东西对他都不存在似的。他根本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衣着 ;他的制服不是绿的,而是一种红褐带灰色的。他的领子又窄又矮,因此他的脖颈虽然不长,却从领子里耸出来,就显得特别颀长,好像是侨居俄国的外国小贩十来个一大堆戴在头上的摇头晃脑的石膏小猫的颈脖一样。而且,总有些什么东西粘在他的制服上 ;不是一根麦秸就是一个线头 ;再加上他又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每次走在街上,总是当人家扔垃圾的时候,他恰好打窗口经过,因此他的帽子上永远挂着些西瓜皮、香瓜皮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一辈子从来没有一次注意过每天街上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的同事年轻的官员,却总是在留心这些的,他们那一双灵活的眼睛的锐敏性发挥到某种程度,

甚至可以看出对过人行道上某人裤子下面一根缚鞋掌的皮带松开了——这现象经常使他们脸上露出狡猾的一笑。

可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即便瞧什么,他瞧见的也只是他自己的清晰工整的字行,而且只有当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一匹马,把马头搁在他肩膀上,从鼻孔里把一阵风吹到他面颊上的时候,他才省悟过来,知道自己原来不是在字行的中间,而是在街道的中间。一回到家里,他立即在桌子边坐下来,大口喝白菜汤,吃掉一块夹葱牛肉,食而不知其味,夹带着苍蝇和这时老天爷送到他嘴边的不管什么东西,一古脑儿吞到肚里。等觉得肚子填饱了,就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拿出墨水瓶,抄写带回家的公文。如果没有这样的活儿干,他就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特意给自己抄下个副本,特别是如果公文的妙处不在于文体之美,而是由于写给一位什么新贵的话。

甚至在那样的时候:当彼得堡灰色的天空全部暗下来,全体官员按照各人所得的官禄和嗜好吃饱了喝足了的时候——当部里飕飕的笔尖声已经停止,所有的人都奔波忙碌,干完了自己和别人的必不可少的事务、不甘寂寞的人本来可以不要揽到身上的一切事务,都去休息了的时候——当官员们忙着享受公余的时间的时候:胆大一点的上戏院里去;有的去嗥大街,尽往帽子底下看女人;有的去赴晚会,消磨时间去奉承一个姿色不恶的姑娘,小小官场里的明星;最常见的是,还有的干脆则去找同事玩,同事住在四层楼或者三层楼上,有两间小房间,外带一间前厅或者是厨房,陈设一些有意摆阔的时髦玩意儿,又像洋灯或者别的花了省吃省喝牺牲玩乐等等代价换来的东西——总之,连在那样的时刻:当全体官员都散布在朋友的小屋子里打惠斯特牌,捧着杯子喝茶,啃着廉价的面包干,从长烟斗里喷出烟来,在发牌时讲述从凡是俄国人就不能不向往的上流社会传出的流言飞语,或者要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就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复着那永远说不完的稀奇事,据说有人去报告一位司令官,说是在法尔康纳纪念像上的马尾巴被人砍掉了云云的时候——总之,甚至当大家都尽力寻找消遣的时候,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也不去寻找任何消遣。谁也说不出,多咱在哪一个晚会上碰见过他。他抄够了,就躺下休息,想着明天的日子,先就打心眼儿里乐开了 还不知道老天爷明天又要赐给他什么东西抄。一个每年挣四百卢布而能乐天知命的人的平稳无事的生活就在这样过下去了,并且或许一直会过到衰老的暮年,如果不仅仅在九品文官,并且在三品、四品、七品以及一切顾问官,甚至那些既不会给任何人顾问也不受任何人顾问的顾问官们的生活道路上,也不是铺满着各式各样的患难的话。

在彼得堡,对于所有每年挣四百卢布官俸或接近这个数目的人,有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而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北方的严寒,虽然也有人说它对健康是有益的。当早晨一过了八点钟,正是满街泛滥着上部里去的人的时候,它便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对准所有的鼻子狠命地、刺一样地钻起来,那简直叫那些可怜的官员们不知道把鼻子往哪儿搁才好。在这就连大人先生都冻得脑门发疼、眼泪汪汪的时候,可怜的九品文官们有时简直是毫无防御的。唯一解救的办法,就是穿着单薄的外套尽快地穿过五六条街,然后在门房里使劲地跺脚,直跺到把所有的在路上在冻僵了的执行职务的能力和才干融解开来为止。但最近以来,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开始觉得脊梁和肩膀奇冷刺骨,虽然他尽全力想尽快地赶完那段一定的距离。但他终于想到,别是他的外套出了什么毛病吧。回到家里把它仔细查看一遍,他发现果真在两三个地方,正是在脊梁和肩膀上,已经只剩下几缕名副其实的棉纱了,呢子磨得都透光了,里子也开了绽。必需交代一下,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外套也早已成了官员们嘲笑的目标 ;甚至连外套这个高贵的称号也给

剥夺了,都管它叫长衫。它确实有一种奇怪的构造 :领子一年比一年缩小,因为裁下缝补它的别的部分去了。这也真的显不出裁缝的手艺,补得又臃肿,又寒碜。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看出也别无办法,只得把外套拿去求教彼得罗维奇,一个住在某处从后楼梯出入的四层楼上的裁缝,这人虽然只有一只眼,满脸麻子,但是缝补官员们以及其他人等的裤子和燕尾服倒是挺在行的,当然,是当他没有喝醉酒,脑子里没有胡思乱想的时候。至于这位裁缝,当然,不应该说得太多,可是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小说里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非说得清清楚楚不可,所以便没有法子,我们只得在这儿也把彼得罗维奇表述一番。开始人家干脆管他叫格利戈里,他是某老爷的农奴 ;不久他又领到了释奴证,于是每逢节日就狂饮起来,起初还是逢到大节日大喝,到后来只要看见日历上画着个十字,就不分大小,在任何一个教会节日都便喝起酒来,从这时候起,人家就称呼他彼得罗维奇了。从这一方面说来,他是忠于祖先的习惯的,当他和老婆吵起嘴来,就骂她臭娘们和德国娘们。我们既然提到了他的老婆,那么,就也得对她说上两句 ;可是遗憾得很,关于她,我们竟知道得不多,只知道彼得罗维奇是有一个老婆,她甚至只戴便帽,不包头巾 ;可是说到容貌,她似乎是无法夸口的 ;至少,看到她时,却只有一些近卫骑兵才往便帽下面望她一眼,翘翘胡子,发出一声怪叫。

通到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必需说句公道话,沾满着水渍和污水,渗透着一种熏人眼睛的酒味儿,大家都知道,这股味儿是跟所有彼得堡房屋的后楼梯不可分离地连系在一起的——走上这楼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就计算着彼得罗维奇会要多大价,并且拿定了主意决不付给他超过两块卢布。门是敞开着的,因为主妇在烹一条什么鱼,厨房里都烟雾弥漫,连蟑螂都看不见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时主妇竟然会没有瞧见,他终于走进屋

里,看见彼得罗维奇就像个土耳其总督似的盘着腿,坐在一张没有上漆的大木桌上。按照一样坐着干活儿的裁缝的习惯,赤着一双脚。首先跳进眼帘的是一只怪眼熟的大拇指,油灰指甲又厚又硬,像乌龟壳一样。彼得罗维奇脖子上挂着一绞丝线和棉线,膝盖上铺着一块破布。他用棉线穿针眼已经穿了三四分钟,并没有穿上,所以对黑暗生起气来,连对棉线也生了气,低声嘟哝道:"不进去,蛮婆子,你折腾得我好苦,你这鬼灵精!"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后悔不该正赶上彼得罗维奇生气的时候来找他,他总喜欢在彼得罗维奇有点儿醉意醺然,或者如他老婆所说的,"灌饱了黄汤,这独眼龙"的时候,来找他做点什么。就在这种情形下,彼得罗维奇总是肯让点价钱,一口答应下来的,甚至还鞠躬道谢。后来,固然,老婆会哭哭啼啼地来说,因丈夫喝醉了酒,所以价钱要得低了,可是,常常只须多给她十戈比,事情也就顺利了。这会儿,彼得罗维奇却像是挺清醒的,为此,他的脾气就特别别扭,不容易说话,鬼知道会要出多大的价钱。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清楚了这一点,像俗话所说的,就想打退堂鼓,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彼得罗维奇把一只独眼眯缝起来,盯住他着瞧,于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不由自主地只得说:"好啊,彼得罗维奇!"祝您好运,先生,"彼得罗维奇说,把眼睛往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手上斜瞧过去,瞧瞧对方带来了一份什么样的好买卖。

"我上你这儿来,彼得罗维奇,是那个……"必需交代一下,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说起话来总喜欢用上很多前置词,副词,还有一些毫无意义的小品词。假如碰到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他甚至有不把话说完的习惯,为此常常用这样的话开场:"这,简直是,那个……"往后就没有下文,就连他自己也忘了个干净,以为话已经说完了。

"什么事呀?"——彼得罗维奇说,同时用独眼将他那件制服仔

细地打量了一下,从领子一直看到袖子、后身、下摆和扣眼,这一切都是他非常熟悉的,因为这全是他亲手做的手艺。裁缝的习惯就是这样 这是他一见面时便要做的第一件事。

“我是为了那个,彼得罗维奇……这件外套,呢子……您瞧,别的地方都挺厚实,就是有点灰扑扑的,看起来好像很旧了,其实它还是新的,只有一个地方有点那个……在脊梁上,还有肩膀上,有一个地方磨破了一点,就是这儿肩膀上有一点——你看,就是这么一点。也费不了多大事情……”

彼得罗维奇接过长衫,先把它铺平在桌子上,看了许久,直摇头,伸手到窗台上去拿来一只圆圆的鼻烟匣,在上面有一个将军像,可不知道是哪一位将军,因为脸的地方则被手指戳破了,后来给贴上了一块四四方方的小纸片。彼得罗维奇闻了一撮鼻烟,双手把长衫撑开,迎着亮光细瞧了一下,又是直摇头。然后把里子翻出来,又摇头,又打开贴着小纸片的匣盖,往鼻子里吸足鼻烟,关上盖,把鼻烟匣藏过一边,终于说道:“不行,不能补了,这衣服简直不成样啦!”

一听道这几句话,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心里扑通一跳。“为什么不能补,彼得罗维奇?”他差不多用小孩子似的恳求的声音说,“总共只有肩膀上磨破了一点呀,你总会有一些零碎料子……”

“零碎料子有倒是有,零碎料子倒是不难找到的,”彼得罗维奇说,“可是缝不上去呀 东西全破了,针一碰,它就破啦。”

“破就让它破吧,你可以马上给打上一块补钉。”

“补钉叫我往哪儿打?再缝上几针也不没用了,破得太厉害了。说是呢子,也不过叫着好听罢了,风一吹,它就烂了。”

“给缝上几针吧。这是怎么说的,实在太那个……”

“不行,”彼得罗维奇坚决地说,“这一点办法也没有。东西完全不中用了。您还不如等严冬到来的时候,就它改做包脚布吧,因

为袜子不暖和。袜子是德国人发明的,它为了要多赚咱们的钱(彼得罗维奇喜欢一有机会就刺德国人几句);可是这外套,看来您只能做一件新的了。”

一听见‘新的’这两个字,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马上两眼发黑,屋里的东西都在他眼前打起转来。他看得见的只有彼得罗维奇鼻烟匣盖上那个脸上贴着纸片的将军。“什么叫做新的?”他说,仍旧好像在做梦似的,“我可没有这一笔钱呀。”

“是的,做新的。”彼得罗维奇带着些残酷的沉静说。

“唔,要是一定要做新的,那可怎么那个……”

“您是说,能花多少钱?”

“是呀。”

“您得花上一百五十多块卢布。”彼得罗维奇说,同时又意味深长地抿紧嘴唇。他十分喜欢强烈的效果,喜欢使个什么花招儿,突然把人家难住,随后斜着眼睛去瞧那个被难住的人听了他的话会窘成什么怪模样。

“一百五十卢布又做一件外套!”可怜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喊起来,他有生以来恐怕还是在第一次大声地喊,因为一向总是以低声说话闻名的。

“是喽。”彼得罗维奇说。“那还得看是什么样的外套。如果领子上搁貂皮,帽兜用绸里子,那就要花两百卢布了。”

“彼得罗维奇,劳你的驾,”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用哀求的声音说,没有听见、而且也不想听见彼得罗维奇所说的话以及它的一切效果。“你得给想法子补一补,对付再穿一些时候吧。”

“没有用,结果准是:白费工夫,又白糟蹋钱。”彼得罗维奇说。于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听了这席话,就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彼得罗维奇在他走后,还站了好一阵儿,意味深长地抿紧嘴唇,没有就去干活儿,很满意他既没有降低身份,也没有糟蹋裁缝的手

艺。

走到街上，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恍恍惚惚的好像是在梦里。“真是打哪儿说起，”他对自己说，“我真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那个……”后来，又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又补上了一句：“瞧！到底闹了这么个结果，我真是想都没有想到。”在这之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接着他说：“瞧！这简直，真是，出人意料，那个……这是怎么也……这步田地！”说完这几句话，他也没回家，连自己也没有觉察，糊里糊涂往完全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一个浑身煤灰的通烟囱的人碰了他一下，又蹭了他一肩膀的黑；从一幢正在兴建的房子顶上又劈头盖脑撒了他一大把石灰。他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后来，一直等到他碰上一个把戟放在身旁、正从角形烟盒里往满布老茧的手掌上倒鼻烟的岗警的时候，他才有些清醒过来，并且这也是多亏岗警冲他喊了一声：“怎么又往人家身上撞，你不能走人行道吗？”他这才往四处里瞧了瞧，转身走回家去。回到了家里，他才开始凝神思索，清楚而真切地看出自己所处的境况，并非语无伦次，而是慎重、坦率地、并像对一个可以倾谈知心话的明白事理的朋友谈天似的自问自答起来。“唔，不行，”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说，“这会儿去跟彼得罗维奇讲，是行不通的。他这会儿那个……准是让老婆给揍了。我最好还是在星期天早晨去找他。他过了星期六这一晚，第二天眼睛一定会歪着，睡过了头，他就会需要喝两杯解解宿醉，可是老婆不给他钱，在这时候，我只要那个，把十戈比塞在他手里，他就会通融了，于是外套就那个……”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这样自言自语着，打起精神来，一直等到下一个星期天，远远的瞅见彼得罗维奇的老婆出门到什么地方去，就赶紧找他去了。彼得罗维奇在星期六之后，果然眼睛斜得很厉害，脑袋垂倒着，一副睡过了头的样子；但是，话虽如此，他一知道对方的来意，就跟有鬼在推了他一把似的。“不行，”他说，“请您定做新的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立刻推给他十戈比。“谢谢您,先生,我来喝一杯祝您的健康,”彼得罗维奇说,“但是,外套的事,您不用再操心了,它就是不成了。新外套我一定好好地给您做,准保您满意。”

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还是唠叨着说他要修补,可是彼得罗维奇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我一定会给您做新的,您把事情交托给我好了,我一定会尽力。咱们做时兴样的,领钩用银的。”

这时候,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已经看到非做新外套不可,心里凉了半截。真的,但这可怎么办呢?指望什么,用什么钱来做新的呢?当然,一部分可以指望将来的节赏,但是这笔钱早就顶了别的窟窿了。必需做一条新裤子,付清鞋匠给旧靴子换新靴面的一笔旧帐,还得向女裁缝定做三件衬衫和两件不便付诸笔墨的内衣,总而言之,所有的钱全要花光,即便部长大发慈悲,不是给四十卢布的赏金,而是给四十五或者五十卢布,也是剩下寥寥无几,用来做外套,那真是沧海中的一粟罢了。自然,他也知道彼得罗维奇专喜欢漫天讨价,经常连他老婆都忍不住喊起来:“你疯了,你这傻瓜!有时候一个钱也不拿就把活儿留下了,这会儿可又鬼迷心窍,要这么大的价钱,就是把你人卖了也不值呀。”当然,他也知道,彼得罗维奇就是八十卢布也肯做了;但是,打哪儿去弄这八十卢布呢?他虽可以对付上半数:半数是可以张罗到的;甚至还能更多些;可是,另外的半数又上哪儿去找呢?……可是,读者先得知道,第一个半数是从哪儿来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有一个习惯,每花掉一块卢布,就会往一只上了锁、盖上挖一个投钱的窟窿的小箱子里投进一枚半戈比铜币。每过半年,他就会查看一次积蓄起来的铜币的总数,把它换成小银币。他这样持续了许久,因此在几年当中,积蓄起来的钱数已经能超过四十卢布。这样,半数总算有了着落;可是,又上哪儿去张罗那一半呢?上哪儿去张罗另外的四十卢布呢?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想了又想,于是决定至少在今后的

一年当中,必须缩减平时的费用 :取消晚上的一顿茶,夜里不点蜡烛,如果要赶点什么公事,就要到房东太太的屋里去,借她的灯亮 ;走在街上,要尽可能在石板和扁石子上下脚轻些,小心些,光让脚尖着地,这样鞋底才不至于坏得太快 ;尽可能少拿内衣给洗衣妇洗,为了免得穿脏,每天一回到家里,就要脱下内衣,只穿一件年代悠久而还能保持不坏的棉袍。说句老实话,他起初对这种种限制也觉着怪别扭的,但是后来也就渐渐习惯,不觉得什么了 ;他甚至完全习惯了每晚都挨饿 ;另一方面用精神食粮来补足,那就是老是念念不忘地想那件未来的外套。自此以后,连他的存在都仿佛变得充实起来,好像他结了婚,仿佛另外一个人跟他住在一起,仿佛他已经不是一个人,另外一个可爱的终身女伴同意同他过上一辈子——这女伴不是别人,就是那件填满厚棉花、衬着穿不破的结实的里子的外套。他变得活泼了点,甚至性格也变得坚强了些,好像是一个拿定了主意、认定了目标的人一样。怀疑,犹豫,总之,一切动摇而含糊的特征自然而然都会从他的脸上和行动上消失了。有时他的眼睛里冒出火光,脑子里甚至闪过最果敢而大胆的思想 :要不要真的在领子上加条貂皮?一想到这一点,几乎使他变得茫茫然起来。有一次,正在抄公文的时候,他差点都抄错了,几乎大声地喊起来。“哎呀!”赶忙画了个十字。每一个月,他总少不了去找彼得罗维奇一趟,就跟他商量商量做外套的事,最好上哪一家去买呢子,什么颜色,什么价钱,虽然不免担点心,却总是心满意足地回家去,想着总会有一天,把所有这些东西都买来,做成一件新外套。事情发展得甚至比他预期的还要快。完全出乎意料,部长赏给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不是四十或者四十五卢布,而是整整六十卢布。不知道他是在预感到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需要一件外套呢,还是出于巧合,但无论如何,这么一来,他是多出二十卢布来了。这个状况加速了事态的进展。再稍微饿上两三个月,亚卡基·亚卡

基耶维奇就真的能积累到将近八十卢布了。他一向很平静的一颗心,开始跳动起来。当天他就和彼得罗维奇一起到铺子里去。买了质地很好的呢子——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俩早在半年以前就在筹划这件事,很少会有一个月不上铺子去打听一趟价钱;所以就连彼得罗维奇也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呢子。里子呢,他们选了一种细棉布,但质地是如此坚固耐穿,照彼得罗维奇的说法,这比绸缎还好,甚至连看去也更漂亮、更光泽些。貂皮没有买,因为价钱的确贵,但是,却买了铺子里仅有的一张好猫皮,远远的看上去是可以假充貂皮的。彼得罗维奇忙了两个星期才把外套做好,因为在许多地方都需要绗钱,否则早就完工了。彼得罗维奇要了十二卢布的工钱——再少可怎么却都不行了:处处满都是用丝线缝的,缝成两道细针脚,彼得罗维奇在后来还在每道缝上用牙齿咬了一遍,咬出各种各样的花纹。这是在……很难说是在哪一天,但也许总是在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天,彼得罗维奇终于把外套送来了。他是一大早在正要上部里去办公的时候把它送来的。在任何其它时候外套来的都不会像这样适当其时,因为严冬已经开始,并且似乎还有更加加剧之势。彼得罗维奇像一个好裁缝应有的那样把外套送了来。从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那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他仿佛充分感觉到自己已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忽然在那些只做衬衬补补零碎活儿的裁缝和那些只专门裁制新衣服的裁缝之间划出了一道分明的界线。他从一路用来包外套的手帕里把它取出来:手帕是刚从洗衣店拿来的;然后他用把手帕叠放,放进口袋里留着使用。在取出外套之后,他十分自傲地对它望了一眼,双手提起来,很熟练地往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肩膀上一披;然后把它摩挲平整,再把后襟往下扯址;然后只是扣上一两颗钮子,使它在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身上便显得服服贴贴的。亚卡基·亚卡基

耶维奇像个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想试试袖子 彼得罗维奇帮他把胳膊伸进袖子——结果袖子做得也不差。总之,外套几乎是尽善尽美的,刚好合身。彼得罗维奇不能忘记趁这个机会表白一番,说他不过是因为不挂招牌,店正开在小街上,再加上早就认识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所以价钱才会要得这么便宜 ;要是在涅瓦大街上,这样一件外套,光是手工恐怕就得要花七十五卢布。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不想跟彼得罗维奇去争论这件事情,并且他也怕听彼得罗维奇吹得这么耸人听闻的巨大的钱数。他在跟他算清帐目,谢过了他,马上就穿新外套上部里去。彼得罗维奇跟着他走出来,站在街上,远远的还对着外套出神了好一会儿,然后故意闪躲在一旁,抄过弯曲的小巷,又跑到大街上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正面,再把自己缝的外套看上一遍。这时,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怀着过节般的心情向前走去。他在一分一秒都感觉到他的肩膀上有一件新外套,有几次甚至由于内心的愉快他笑了起来。这实在有两种好处 :一来暖和,二来好看。他并没觉着怎么走,就已经来到了部里。他在门房里脱下外套,前前后后地把它看了个够,拜托看门的费神特别照看一下。不知,怎么就一来,部里忽然大家都知道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有了一件新外套,长衫已经不再存在。大家立刻跑到门房里来看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新外套。大家都恭喜他,祝贺他,起先他只是笑,后来甚至会害起臊来。当大家拥到他跟前,对他说穿新外套需请大伙儿喝酒,至少也得招待一次晚会的时候,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便完全茫无所措了,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回答什么,该怎样推托。又过了几分钟,他才涨红着脸,十分天真地辩解说这完全不是什么新外套,真的只是一件旧外套罢了。终于有一个官员,而且还是一个什么副股长,大概为了表示他绝不傲慢,甚至不惜跟下属交往,就说 " 这么样吧,我来替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招待一次晚会,请大伙儿今天晚上到我家去喝茶,今

天可巧是我的命名日。”官员们当然立刻祝贺副股长，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本想推辞不去，可是架不住大家七嘴八舌地劝说，说这也太不礼貌，简直是不识抬举，于是他怎么也不好再拒绝了。但是，他后来想到，这么着他可以有机会晚上穿了新外套到外边走走，心里倒也十分很高兴。这一整天，这对于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真是一个最大的庄严的节日。他怀着十分幸福的心情回到家里，脱下外套，再把呢子和里子都欣赏了个够，便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然后特地把从前的那一件脱了线的长衫找出来，比较一下。他又对它望了一眼，连自己也笑了起来：这样大的差别啊！后来过了好久，在吃饭的时候，他只要一想起那件长衫所处的境遇，还一直在笑个不停。他高高兴兴吃完了饭，饭后什么公文也不抄了，他趁天还没黑尽，随便躺在床上舒坦了一下。然后，不多耽搁，穿上衣服，便把外套披在肩上，就上街去了。请客的官员究竟住在哪儿，遗憾得很，但我们可说不上来：记性坏得厉害，在彼得堡所有的房屋和街道，在我们的记忆里都混杂、纠缠在一起，很难理出个头绪。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至少是确实的，那位官员住在城里最好的地区，为此离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是很不近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开始得走过几条灯光暗淡的荒凉的街道，可是越靠近官员的住宅，街道就变得越热闹，人烟越稠密，灯光越亮。行人就越来越多，衣服华丽的淑女开始出现，男人们也有穿海狸领子外套的了，赶着有木栏杆都钉有铜钉的雪橇的寒酸的车夫越来越少——相反，看到的都尽是一些戴红天鹅绒帽子、赶着漆过的铺着熊皮毯子的雪橇的漂亮车夫，驾者台装璜一新的轿车在街上疾驰而过，车轮在雪地上吱吱作响。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瞧着这一切，就好像看到什么稀奇的东西一样。他已经有好几年晚间都不上街了。他好奇地在一家商店灯光辉煌的窗户前面停下来，眺望一幅画，上面画着一个美丽的妇人，她脱掉鞋子，这样就露

出了一只不难看的光脚 在她背后，一个长着络腮胡子、嘴唇下面蓄有一撮美丽短髭的男人以从另外一间房间里探出头来。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摇了摇头，笑了一下，然后又走自己的路。他为什么笑呢？是不是因为他遇到了虽然完全不熟悉、但每一个人对它仍旧还保持着某种敏感的东西呢，还是因为他像其他许多官员那样地想："榻，这些法国人！又有什么话可说呢！他们要是打定主意干点什么，那就真有点那个……"但也十分可能，他连这些也没有想——原是没有方法钻到一个人脑子里去，知道他所想的一切的啊。最后他到了副股长住的地方。副股长居住得很阔绰 楼梯上亮着灯，他的住宅在二层楼上。他走进前厅，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看见地上放着许多双套鞋。在这些东西中间，在屋子中间，放着一个茶炊，咻咻发响，冒出一团团的热气。墙上挂的都是些外套啦，斗篷啦，其中几件甚至还是有着海狸领子或者天鹅绒翻领的。隔壁传出喧哗和谈话声，当房门打开，侍从端着放有空杯、奶油缸和盛面包干的筐子的托盘走出来的时候，声音就突然变得清楚响亮起来。当然，官员们早已到齐，喝过了第一杯茶。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自己动手把外套挂好，再走进屋子，于是蜡烛、官员、烟斗、牌桌，同时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四方哄然而起的急促的谈话声和移动椅子的声音，震得他的耳朵嗡嗡作响。他很不自在地站在屋子中央，踌躇着，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可是人家已经看见他了，喊着欢迎他，大家立即都挤进前厅去，又把他的外套看上一遍。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显然有点不好意思，可是他是一个老实人，看见大家都在夸奖他的外套，也不能不高兴起来。后来，不用说，自然是大家又把他跟外套都撇在一边，照例又回到打惠斯特牌的牌桌前面去了。喧哗声、谈话声和一大堆的人，这一切在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他真简直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把手脚跟整个身子往哪儿搁才好 到最后，他坐到打牌的人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